

丁大統乘江
お此

走坂永才
至皆己

選密文史
論苑

饒宗頤先生在復旦大學顧問教授紀念文集

Z427
選密文史論苑

莊子帆



學中文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1998. 7. 15.
三聯書店圖書中心
No. 1563536

還堂文史論苑

——饒宗頤先生任復旦大學顧問教授紀念文集

復旦大學中文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3.75 插頁 7 字數 342,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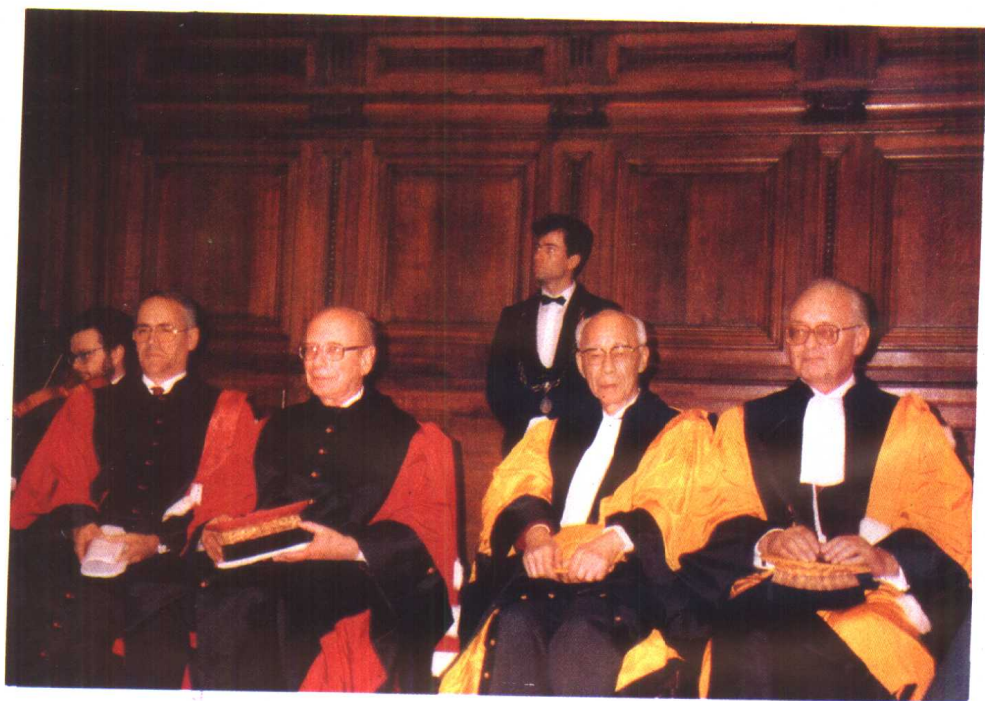
印數: 1—1,000

ISBN 7-5325-1699-7

I·932 定價: 22.00 元



1992年12月，饒宗頤先生於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國際研討會上
發言



1993年11月26日，饒宗頤先生獲法國高等研究院首位人文科學榮譽學位博士



饒宗頤先生所畫雪中禪意圖

道德之言五千以還為進

安樂之窩十二反宮位坐

看蒲洒青衫一夜春風鬆龜李

為佛雄十為一果

愛高陽白酒三山穩月碎神仙

辛未遷書

饒宗頤先生所書對聯

目 錄

在饒宗頤顧問教授聘書頒發儀式上的講話·····	施岳羣	1
從學術源流論饒宗頤先生的治學風格·····	姜伯勤	3
饒宗頤教授簡歷與學術專著目錄·····		21
固庵文錄序·····	錢仲聯	26
選堂詩詞集序·····	錢仲聯	29
涉江詞鷓鴣天八首小箋·····	程千帆	33
司空圖《詩品》簡論·····	王運熙	39
《酉陽雜俎》成書考·····	周勛初	49
元祐黨人貶謫心態的縮影		
——論秦觀《千秋歲》及其和韻詞·····	王水照	74
南戲《劉文龍》的流傳及劇情的變遷·····	江巨榮	89
再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	陳尚君	118
唐代的甘蔗種植與製糖術·····	季羨林	162
有關我國歷史上蠶桑業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鄒逸麟	191
中泰友好關係史話·····	姚 楠	213
論古神話中的黑水、崑崙與蓬萊·····	王小盾	227
從兩件敦煌吐蕃文書來談洪習的事蹟		
——P. T. 999, P. T. 1201卷子譯解 ·····	王 堯	245
饒宗頤教授與敦煌學研究·····	榮新江	265

記故宮博物院新收的兩片甲骨卜辭·····	胡厚宣	279
《墨經》中的彈性力學條文疏解·····	楊向奎	298
《商誓》篇研究·····	李學勤	302
二千多年來中國士人的兩個情結·····	繆 鉞	307
太極圖之起源年代·····	束景南	311
《洞庭靈姻傳》箋證·····	周紹良	329
徐神翁與林靈素·····	柳存仁	343
論佛偈及其翻譯文體·····	陳允吉	356
饒宗頤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譜的新紀錄·····	陳應時	370
再談古琴琴絃直徑(密度)概算問題·····	陳長林	376
“和”、“穆”辨·····	吳 釗	387
文人畫傳統之創生、內涵與價值·····	薛永年	405
“學者畫”議——饒宗頤繪畫述略·····	李偉銘	417
文心闢畫心——評選堂先生之繪畫·····	單國霖	430

在饒宗頤顧問教授聘書頒發

儀式上的講話

施 岳 羣

今天，我們十分高興和榮幸地代表復旦大學，向國際上著名的漢學家、香港中文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饒宗頤先生頒發聘書，聘請饒先生為復旦大學顧問教授。

饒宗頤先生是一位我們尊敬的前輩，也是蜚聲海內外的著名學者。他幼承家學，早年曾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四十年代末定居香港後，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永久性會員，新加坡大學首任講座教授兼主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法國科學中心研究員及遠東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主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部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法國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及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並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

饒宗頤先生以其豐碩的學術成就聞名於世界，是當今漢學界導夫先路的學者。他知識淵博，視野寬廣，精通中國古代文獻並掌握多種外語。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孜孜不倦，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從事創造性的研究，學術探涉的方面甚廣，在文學、語言學、古文字、古代史、藝術學、古代文獻、敦煌學和宗教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62年曾獲法國法蘭西學院頒發的漢學儒蓮獎。

饒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四十多部，已發表的論文有數百篇，在國際漢學界獲得高度的評價。另外饒先生在書畫藝術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他的書法、繪畫作品“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體現出深厚的功力和鮮明的個人風格，久為世界各地中國書畫藝術的愛好者所珍視和欽慕。

饒宗頤先生熱愛祖國，對養育了中華民族的山山水水充滿着深情。改革開放以來，他熱心扶持家鄉建設，關心國內教育事業和學術文化事業的發展，與我們復旦大學亦有密切的關係。1984年他曾應邀來我校參加“《文心雕龍》國際學術討論會”，今年五月又訪問了我校中文系。現在他接受我校的聘任，擔任復旦大學的顧問教授，在今天舉行的這個授予聘書的儀式上，我們感到格外高興。我謹代表兩萬名復旦的師生員工，向饒宗頤教授表示最熱烈的祝賀。深信饒先生受聘為我校顧問教授之後，必將在促進我校對外學術交流和加強學科建設，特別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建設上傾注更多的心力，對學校各項工作多提出指導性的意見，與全體復旦人一起奮鬥努力，以迎接復旦大學光華燦爛的明天。

1992.11

從學術源流論饒宗頤先生

的治學風格

姜 伯 勤

一、引 言

饒宗頤先生，字固庵，號選堂，1917年出生於廣東潮安。16歲時，以一首優曇花詩震驚四座，成為名聞遐邇的才人。

今天，作為一位著名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古典文學家、書畫家，選堂先生已是國際漢學界公認的權威學者。宗頤先生早年受到法國漢學界領袖人物戴密微先生的推重。1991年香港國際唐史討論會上，其時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長的池田溫先生說：“饒宗頤先生是國際漢學最高權威之一”。當今日本書道界領袖人物青山杉雨先生亦表示，在華南，有了饒先生，在容庚、商承祚兩先生謝世後沒有出現空白。

饒宗頤先生是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講座教授及系主任。1987年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榮譽講座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榮譽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講座教授。

饒先生長期活躍於國際學術界，並於1980年被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1962年，獲法國漢學儒蓮獎。1963年任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及永久會員。1965—1966年任法國國立科學中心研究院研究員。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

系主任。1970—1971年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4年任法國遠東學院院士。1978—1979年任法國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在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及人文科學研究所講學。

在內地，早在30年代，選堂先生即已與中山大學結下勝緣。先生18—20歲時，即1935—1937年，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專任纂修。近十年來多次到中山大學講演。1993年任中山大學榮譽教授兼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饒先生對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汕頭大學、廣州美術學院、澳門大學的學術研究，一直十分關注。

國內學術界的一些名家，也高度評價了饒宗頤先生的學術成就。著名東方學權威、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在《談饒宗頤史學論著》^①一文中指出：“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臺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季先生說，由於出版方面的原因，“因而限制了大陸學人對饒先生學術造詣的瞭解。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季羨林先生是一位比較文學專家，在論及饒先生學術研究中涉及的“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時說：“我這裏講的外來觀念是指比較文學，固有材料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饒宗頤教授應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有很多啓發。”季先生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以佛家“預流果”比喻跟上時代學術潮流的勝義，盛贊“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這一點”。季先生不止一次提出“我們應該向饒先生學習”。

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史專家錢仲聯教授，近撰《固庵文錄序》^②。錢先生首先慨嘆近世學問與文章兼美者幾希，“此可知文質並茂之難也”，從而盛贊饒先生文質兼美。他指出：“余今讀選堂饒先生固庵文錄，乃喟然嘆曰：此并世之容甫與觀堂也。”“九州百世以觀之，得不謂非東洲鴻儒也哉！”錢仲聯先生又撰《選堂詩詞集

序》^③，高度評價宗頤先生的詩、詞造詣，指出：“學與詩合，隨所觸發，莫非靈境，而又鍛思冥茫，徑路絕而風雲通。選堂於此，掉臂遊行，得大自在……”。“就詩言詩，選堂先生之所承，亦至博矣。蓋嘗上溯典午，下逮天水，一法不舍，一法不取，而又上自嗣宗、康樂，下及昌黎、玉局，歷歷次其韻，借其體，瀾翻不窮，愈出愈奇”。

雅人深致的饒宗頤先生，實在是一位在國內外學術界有重大影響的博大精深學者。冷靜地觀察，在當今嶺南學術史上，在今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粵籍學人中，選堂先生已經處於不爭的地位。因此，廣東學術界中人沒有理由不對固庵先生的學術成就的來龍去脈，進行科學的分析與認真的研究。

二、饒宗頤先生與晚清學術巨子沈曾植

研究晚清朴學向現代學術轉變時，人們經常提起的是王國維。

王國維於1915年初次見到沈曾植。從新近披露的《王國維書信集》^④中得見，在王國維生命的最後十來年所取得的學術成就中，沈曾植有過重要的影響。因此，王國維在為沈曾植所作的七十壽序^⑤中，高度評價了沈曾植的學術地位。

沈曾植（1851—1922）在清末，以西北史地學派名家的身份廁身於外交界。1889年40歲時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俄國股章京。1912年，研究中國儒家及印度學的俄國卡依薩林伯爵曾與沈曾植論學，並在國外介紹沈氏的學術見解。1916年，沈曾植曾與法國學者伯希和討論摩尼教問題^⑥。沈氏是清末民初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了對話的少數前驅人物。

沈曾植不僅是晚清西北及南洋史地研究的中堅，亦是清末民初佛學研究新潮流的預流者，也是古典詩壇上的“同光派”的魁桀。沈曾植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涉獵的部門有經學、音訓、輿地、佛學、道藏、詩學、樂律、帖學與書法等^⑦，亦是一位有高度成就的書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學術界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饒宗頤先生嘗云：我的學問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響。我們循着這一線索來搜讀饒先生的專著、論文、詩詞，初步的理解是：

同光派詩人沈曾植在詩學上的一大發明是所謂“三元說”或“三關說”，認為作詩要通過三關。“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元嘉關如何通法，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樂（謝靈運）山水詩，打并一氣讀”。“須知以來書‘意、筆、色’三語判之，山水即是色，莊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⑧

沈曾植揭示了謝靈運與莊老的關係。他說：“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支道林開其先。”此說訂正了《文心雕龍》中“莊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成說。

饒宗頤先生曾與法國戴密微教授討論謝靈運詩。戴氏從研究佛學而酷愛中國文學。及至讀了謝靈運詩，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更上了一個境界。饒先生在與戴氏論詩過程中寫了《大謝詩跋》^⑨，略云：

劉彥和云：“莊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明詩篇》），至沈寐叟遂有三元之論，以為元嘉以來，盛山水詩，謝客乃其不挑之祖。然支遁高唱，何不模山範水，非在謝之前乎……乃謂莊老告退，非實情也。

饒先生認為謝靈運詩並非止於山水，其中當有深刻的文化精神，“謝既湛玄言，又耽內典，情之與理，每交戰於胸，雖借山水慰情，以理自適……見道者深，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耶？”

沈氏的“三元說”對饒先生的詩歌創作也有一定影響。饒先生對元嘉之謝靈運，元和之韓愈、柳宗元，元祐之蘇東坡、黃庭堅，均再三致意。《選堂詩詞集》中之“大千居士六十壽詩用昌黎南山韻、哥多瓦歌次陸渾山火韻、阿含伯勒歌用昌黎岳陽樓韻、楚繒書歌次東坡石鼓歌韻諸篇，在近世，惟沈寐叟《審言今年六十餘欲為壽言無緣以發審言忽以西域員外丞請如其意為之》、《隘庵先生五十壽言用昌黎送侯參軍韻》二篇乃能為之”^⑩。

沈曾植對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開拓，到了饒先生手中，更是結

成碩果。以1982年結集之《選堂集林·史林》一書為例，其中有《論釋氏昆侖說》、《達嘰國考》、《穆護歌考——兼論火祿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大清金液神丹經〉（卷下）與南海地理》、《蘇門答臘島北部發現漢錢古物記》及梵學有關多篇，均為西域南海史地新研究的豐厚成績。

饒宗頤先生一方面十分重視沈曾植關於西域南海以及梵學的論斷，如《鄒衍書別考》一文引據沈氏《海日樓札叢》卷五《梨俱吠陀無有之歌》^①。另一方面也對沈氏的若干斷語根據新知而加以訂正。如《蒲甘國史事零拾》一文中，指出《海日樓札叢》卷三《蒲甘國》條，“惟沈氏誤謂蒲甘即曼谷，不可不訂正”。饒先生訂正說，緬人宋初建國於蒲甘（Pagan），其地與大理毗鄰^②。饒先生曾親履其地，寫有《蒲甘賦》。

晚清西北史地之學作為一種思潮，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不容抹煞的地位。陳寅恪先生《朱延豐突厥通考序》云：光緒朝，“其時學術風氣，治經頗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學，則喜談西北史地。”“西北史地以較為樸學之故，似不及今文經學流被之深廣。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考自世局之轉移，往往起於前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③。晚清西北史地學作為一種思潮，是上世紀末中國邊疆危機在中國愛國知識界心中所激起的波瀾，並啓迪了其後的面向世界的新學的誕生。在學術風氣上，則打破了經學的一統天下，並促進了樸學向近現代學術的轉變。沈曾植在這方面的提倡之功不可沒。饒先生則更加發揚光大。

大凡一個民族在學術史上的轉折時期，都會出現一些帶有啓蒙學者氣象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沈曾植正是以這種轉折時期的博大氣象，影響了從王國維直至饒宗頤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學者。

王國維與饒先生雖然都受到沈曾植的影響，但有一點則大不相同。

沈曾植晚年的一大成就是精於佛學^④。清末一些學人東遊日本，得見若干佚經，又受異國重視佛學研究的刺激，回國後遂發奮研究釋典。沈曾植、楊仁山等，均是如此。晚清的佛學研究潮流在中國學術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視。例如，正是楊仁山、歐陽競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對新儒家熊十力的學術思想起了催生作用。王國維多少也受到沈曾植研究佛學的影響，1919年7月29、3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函有云：“敦煌碑金，乙老（沈曾植）聞之即日取去。渠謂《大雲經疏》內黑河女主之事，似見大積經中，而僞大云經中取之。黑河女主西域自有此事，但一時不易考耳”^⑤。在沈氏影響下，王國維撰《大雲經跋》^⑥。但是，由於王國維早逝，因而還來不及在佛學上多用功夫。

饒先生則不同，他對梵學下了大功夫。錢仲聯先生在比較王、饒二家之學時，中肯地看到了這一點。錢先生說：“然觀堂之學，究不能謂其為廣大教主……如釋藏道笈，即非其所措意矣”^⑦。錢先生認為，選堂先生既有王國維融貫歐亞之長，而其親履天竺以深究佛學，則不同於觀堂先生，在這方面達到了王氏未及做出的成就。

由此，我們又追尋到理解饒宗頤先生學術的另一個重要線索，即饒先生學術與梵學的關係。

三、他山之石：饒宗頤先生與印度學術的因緣

饒宗頤先生的學術，又與印度學、悉曇學有不解之緣。

1990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饒著《中印文化關係史論集——悉曇學緒論》。是書分甲、乙二篇，甲篇為語文篇（梵語影響下之中國語言與文學），附悉曇學年表。乙篇為史地及佛教篇，待刊。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饒著《梵學集》，共收錄論文27篇，凡29萬字，是作者佛學研究論文的結集。

先是1963年，饒宗頤先生任印度蒲那（Poona）班達伽（Bhan-